

战犯139



军事译文出版社

Лев Безыменский
ВОЕННЫЕ
ПРЕСТУПНИКИ
НОМЕР 239

НАЦИСТСКИЕ ПРЕСТУПНИКИ
И ИХ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ПОКРОВИТЕЛ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МОСКВА 1983

战犯 239

纳粹罪犯及其庇护者
〔苏〕И·别泽缅斯基
孟如海 译

※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保定市振兴包装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8.6 字数 186,000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5319·50 定价：1.30元

内 容 提 要

希特勒德国纳粹党徒克劳斯·巴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德国派驻法国里昂的盖世太保（秘密警察）头子，犯下了屠杀法国人民的重大罪行，是杀人不眨眼的大刽子手，人称“里昂屠夫”。大战快结束时巴比被列入战犯名单，编号239。大战结束后该犯潜逃，经过近四十年的时间才被缉拿归案。

本书是苏联出版的描写巴比罪行及其潜逃和被捕经过的一本新书。作者别列缅斯基原来是苏驻外记者，他在西方工作期间收集了许多关于战争罪犯的第一手材料，以真人真事的纪实体裁写成此书。书中除大量揭露巴比犯罪的事实外，还深刻地描述了巴比如何在大战结束后流窜到南美，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庇护下隐姓埋名定居玻利维亚，成为显赫一时的人物。他披着巨商的外衣为美国和联邦德国情报局工作。后经法国反法西斯人士多方努力才使这个在逃犯归案。

作者以战犯239为主线，揭露了许多战争罪犯的滔天罪行和战后逍遥法外的事实，并以翔实的资料介绍了当今新纳粹主义分子的组织 and 活动情况。

前 言

“埃利阿利托”是居高临下的意思。说实在的，玻利维亚首都的机场就在一座高山上，海拔足有四千米。城市的位置则低得多。机场大楼是不久前新建的。1983年2月初，这里比往常显得更热闹。首都各家报社的摄影师经常在大楼入口处守候着，当地记者围着航空公司的官员纠缠不休，在大楼前厅可以看到一些背着沉重的摄影机的电视台摄影师。最引人注目的是西德汉莎航空公司和法国航空公司的两块航班时刻表。

西德汉莎公司每周两次派出一架大型“德祖姆博”飞机飞往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每星期二和星期三，LH-513班机于7点25分起飞，先后在秘鲁首都利马、波哥大和圣胡安（普埃尔托-里科）着陆。法国航空公司的班机每逢星期四起飞，飞的是另一条航线。这两家航空公司的彬彬有礼的女职员，无法满足新闻记者们的好奇心。设在市里的汉莎公司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对这些记者也无可奉告，办事处的电话37-21-70，铃声总是响个不停。不，谁也无法说清，来自拉巴斯的一位旅客克劳斯·阿特曼（即巴比），这位在玻利维亚首都赫赫有名的商人，订的是哪一天的飞机票。法航公司得到的回答也是不清楚。

新闻记者们从1月25日起就开始焦急不安起来。这一天，首都各家晚报登出这样一条消息：全国闻名的玻利维亚诺轮船公司的老板克劳斯·阿特曼，因拖欠国家采矿公司一

笔很可观的一万美元的债务而被拘捕。这笔债是早在1979年欠下的，但是一直没有偿还。玻利维亚诺轮船公司是玻利维亚的一家景况颇佳的企业，它的航线四通八达，在邻国秘鲁和遥远的汉堡都设有营业机构，因此，没有人怀疑它的支付能力，只是1981年去世的公司另一个股东小阿特曼先生的死因尚未查清。新政府——左翼势力政府自从1982年执政以来，千方百计地想整顿债务累累的玻利维亚的财政及其国营商行。因此，在这个城市里要求偿还欠债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而人们也期待着，阿特曼一定会偿清债务而获得释放。

但是，为什么新闻记者的兴趣都集中到埃利阿利托国际航空公司上了呢？为什么他们深信，被释放的阿特曼既不会回到10月20日大街上的拉巴斯住宅，也不会到有自己的企业和别墅的圣克鲁斯附近的科恰班巴去了呢？一句话，难道政府和一个商人之间的纠纷竟值得引起当地和外国报界如此注意吗？那么我们就来个寻根究底吧。

2月4日20点。一大群记者（大约50人）聚在市立圣彼得罗监狱的大门口，据当地报社的老职员回忆说，十年前克劳斯·阿特曼曾在这所监狱里呆过，当时他很快就被释放出狱，没有受到任何惩处。记者们纷纷猜测，有一个广泛传播的消息，说是当地的一些商人——被捕者的朋友们已凑足了一笔款，签发释放证不会成问题，还有另一种说法，说阿特曼将被驱逐出境，去秘鲁，也可能去欧洲。

20点10分。一辆门窗关闭的汽车从监狱开了出来。难以看清车子里面是什么人。记者们迅速奔向自己的汽车，全都驱车向机场疾驰而去，并对自己能作十五分钟旅行的决定深为

得意（幸运的是，通向机场的一条新公路已铺好了）。20点45分，玻利维亚电台广播，阿特曼已被送往国际机场。可是还不清楚，他将飞向何处，因为今天没有去西德的航班，而去利马的班机已经赶不上了。

21点。聚集在机场的人们得知自己受骗了。事实上，由四辆汽车组成的车队，于21点整才从圣彼得罗监狱开出来，向着机场方向驶去，但不是驶向民航机场，而是驶向一个军用机场。在这之前几分钟，那个被监禁的人被带到监狱长办公室，那里接待他的是两名玻利维亚警官和一名医生。他们向被捕者宣布：他将被驱逐出境，理由是很充足的，因为他在1957年加入玻利维亚国籍时，对本人情况的说明是不真实的。因此，他从此时起被宣布为“不合法的外国人”，这就必须驱逐出境。到哪里去呢？可能性最大的是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过这还有待进一步证实。

车队很快到达目的地，因为那个军事基地实际上是国际机场的延伸部分。起飞跑道上已经停着一架玻利维亚海军的大力士-130式运输机，机身涂有CP-1564的识别标记。机上有五名乘务员和一些穿便衣的人员，他们是玻利维亚内务部派来的代表、一名医生和若干记者。飞机起飞了。

“真的要把我送往西德吗？”阿特曼问一个记者、玻利维亚电视台报导处长卡洛斯·佐里亚。

“不太清楚。”记者回答。

“但是说是要把我送往那里去的啊！”

“有可能，但是……”

飞机内静寂无声。只是偶尔有些人用西班牙语交谈几句，然而有几个穿便衣的人在整整六个多小时的飞行中，一

直没吭声。

2月5日6点15分。“大力士”降落在法国的罗沙姆波军事基地，该基地位于法属圭亚那的重要城市开云市内。过了几分钟，一辆白色带篷运输车驶近舷梯，紧跟在后面的是一辆蓝色汽车。第一辆车上是穿便衣的人，第二辆车上是法国宪兵。法国驻开云市的全权代表克洛德·西尔贝察先生登上飞机，陪同他的是一名当地的检察官。

卡洛斯·佐里亚后来是这样描写那位乘客的：“对他来说，用法语讲的头几句话听起来象是判决的预兆。”的确，那位检察官向来者出示了拘捕证。被捕者默然无声地跟在宪兵后面，他们把他从玻利维亚的“大力士”飞机带往早先飞抵这里的一架法国DC-8军用飞机。

2月5日7点25分。DC-8飞向天空。机上还是这些乘客，只是多了五名宪兵。但是从拉巴斯到开云一直保持沉默的四名法国军事侦察员，已经没有必要再隐瞒自己的身份了。记者们继续试图与被捕者交谈。

2月5日20点。里昂附近的奥朗什军用机场。当局选择这个地点作为着陆场是有意安排的，这是因为在里昂的萨托拉斯民航机场已经集结了数百名群众，警察还拘捕了一名大衣内藏着装有子弹的卡宾枪的中年妇女。这个妇女想亲手杀死那个将要来到里昂的人。在奥朗什空军基地一切按军事要求迅速进行：DC-8载着玻利维亚人飞向巴黎，被捕者被押上一架直升机，*它立即起飞把他送往里昂的另一个军用机场，尔后从这里再把他送到里昂的著名监狱——蒙留克要塞。在这里等待客人的有法官克里斯蒂安·里斯、检察官贝尔蒂埃和福列蒂埃、法院执行员阿连·德·拉谢尔维，以及

两名译员。

“您的姓名？”德·拉谢尔维问。

“克劳斯·巴比。”

“出生地点和时间？”

“巴特戈特斯贝格，1913年8月25日。”

“克劳斯·巴比，您被指控犯了伤天害理的罪行。法官决定在审讯期间将您拘禁。”

事情的简单经过就是这样。此事发生在1983年初，它曾引起世界舆论的密切关注。我之所以为此详尽地加以叙述，是因为它的每一个情节都有可能被看作另一个样子。现已臭名远扬的里昂刽子手、原党卫军上尉、战犯克劳斯·巴比，如果没有下列条件，是不能来到蒙留克要塞的，这样整个故事也就改变模样了。这些条件是：

——法国的反法西斯战士、法学家谢尔什·克拉斯费列德及其夫人贝塔，远涉重洋去跟踪寻探巴比；

——克劳斯·巴比对自己逍遥法外的境况绝对地深信不疑，因此在拘捕前并没有隐藏到某个别的拉美国家；

——1982年取代加西亚·麦西独裁者的玻利维亚左翼政府，不再维持国家最高法院的判决（该法院曾两次拒绝法国和西德关于引渡巴比的要求）；

——玻利维亚政府就驱逐巴比出境一事找到了法律上无懈可击的方式；

——法国政府同意“接受”罪犯和承担将巴比从玻利维亚送来法国的责任（这后一项任务西德政府拒绝接受）；

当然还可列举其他一些条件。我们不会忘记，上述事件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三十八年后，发生在巴比在纳

粹军队占领的里昂犯下暴行的四十年后。如果说巴比得以逍遥法外三十八年，那么有什么理由认为这种情况不会继续下去呢？况且巴比的经历并不是一种罕见现象。相反，他的经历却是反自然、反人道行为的一个鲜明例证，而这种行为在西方世界并不少见。按照那些公开的和不公开的主子们在西方社会生活中所奉行的这种行为准则，战犯，假如为有钱有势的人们所需要，就可以不成其为战犯。至于他是否穿过带党卫军标记的黑色制服，或是否在越南戴过美军特种部队的绿色无檐帽——这已经是次要问题了。

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事例是到处可见的。我们的叙述就涉及到类似的例子，因为只有通过这些活生生的具体事实，才能理解国际反共派内部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早已存在的全部卑鄙企图，它在四十年后的今天正在对和平造成威胁。

根据作者早先选择的写实体裁的要求，本书中没有虚构的人物、虚构的对话和虚构的情节。只是为了让读者直接理解原文，我才没有加页末脚注。

现在就让我们先来介绍巴比其人吧，因为他仅仅是个开头，并不是终结！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血洗里昂

牺牲者的遗言.....	1
法国面临威胁.....	5
巴比在里昂.....	10
巴比和穆连.....	19

第二章 “B—B”路线(不来梅—巴里)

潜 逃.....	27
章鱼的触角.....	34
“火地岛”行动.....	41
纳粹的“门路”.....	48
胡达尔主教.....	54

第三章 弗兰克·钱斯纳的地下军(一)

他们的方案.....	61
文件, 文件.....	67
在战争贩子们中间.....	74
窥 径.....	83

第四章 巴比的多种身份

“安第斯山的普罗米修士”.....	98
-------------------	----

巴比在玻利维亚.....	103
中央情报局在玻利维亚.....	107
“死神”	111
可卡因生意.....	117
如鱼得水.....	121
跟踪刽子手.....	125

第五章 拉美基地

“迪格尼达”侨区.....	132
“毒汽车”的车主.....	134
门格尔之流.....	145
鲍曼怎样了?	151
繁育歹徒.....	158

第六章 西德庇护所

“蒂尔”饭店的招待会.....	164
佩切尔斯基的陈述.....	168
不仅是锡比堡.....	176
新纳粹分子瓦格纳.....	185

第七章 弗兰克·维斯纳的地下军（二）

旧事重谈.....	198
西奥多·奥伯伦德尔的行当.....	202
从奥伯伦德尔到巴比.....	211
没起作用的“第奈米特”	215

第八章 在中央情报局的庇护下

海伦将军的权术.....	224
--------------	-----

第一章

血洗里昂

牺牲者的遗言

“不出几天，他们就要把我和我的同志杀死了。我昂首挺胸上绞架，我想我已经尽了我的职责，我敬爱的党，我是你的忠实的儿子……”

不管怎么说，我仍象以前那样无所畏惧，仍在歌唱，直到最后的一息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我无所惋惜，唯一使我遗憾的是，我所做的事情还太少；如果我的生命从新开始，我仍旧要走我走过的道路。我的伟大的共产党，我为你而自豪，我为你的那些忠贞不屈的儿女而自豪——敌人每天都要杀害他们，但是不用想从他们的口里挖出什么。当我上绞架的时候，我要高唱《马赛曲》和《国际歌》，那时我心里会感到高兴，高兴的是我们已经看到，希特勒匪帮在威武的红军的打击之下怎样在败退，我们看到了我们国内的抵抗力量已经多么壮大，看到了共产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大……

我不会因为死而感到惋惜。我晓得会有人为我和我的同志们报仇，——卖国贼和希特勒匪徒每天都有人被我们游击队的子弹所击中……

我的同志们和我一起默默地等待着这最后一分钟的到

来。法国人、共青团员们、游击队员们，一秒钟也不要丧失斗志，不要屈服于威胁！愿鼓舞着我们的爱国主义和自由的精神在你们的身上越来越旺！把敌人从法国赶走，打击卖国贼，要毫不留情。请不要为我们而悲伤，更高地举起战斗的旗帜！同志们，为我们报仇吧！”

这是法国的爱国者临死前几天这样写的。这个遗言是否实现了呢？

如果您来到德国古城纽伦堡，那么迟早您会去看看不怎么象这座城市及其旧市区那样古老的一座建筑，这就是纽伦堡法庭大楼。它建于上个世纪末，从建筑术上讲并不怎么高明。它象凯撒大帝时代的许多法庭建筑一样的普普通通。它的主厅也象那个时代的一样普通，周围镶有深色的橡木壁板。但是这里也有与各个时代都不相同的地方，那就是1945年11月至1946年10月在这里进行的审讯。这里审讯了主要的德国战争罪犯，从那时起“纽伦堡”这个词就成了对于那些反对和平、践踏人道的罪行进行正义惩治的象征——永世长存的象征。

但是非常遗憾，今天的纽伦堡法庭并没有建成博物馆。巴伐利亚州当局认为没有这种必要，理由是地方法院需要议事的地方。也许是这样的，但也许是他们根本就不想建这样的博物馆，因为它将自然成为继戈林及其追随者之后审讯越南战争的美国将军和萨布尔、沙季尔巴勒斯坦集中营血腥大屠杀的组织者的场所。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推测。在今天的联邦德国，有许多人都不喜欢提起纽伦堡法庭，如果有谁提起这件事，就会出现“胜利者的法庭”那种不愉快的印象，似乎联邦德国正是“战败者”的辩护人……

但是纽伦堡法庭并不单纯是一种象征。这是一个时期。这是一个对西方来说短暂的战后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在战时拟定的关于惩治战争罪犯的具有高度正义感的联合决议还在发挥它的威力。我仅指出这当中的一份决议——1943年在莫斯科签署的苏英美协议，这是众多决议中的第一份文件。其内容有：

“英国、美国和苏联已由各方面获得有关希特勒德军在被他们占领的许多国家施展暴行、屠杀和残酷地大规模处死人们的证据，目前这些国家已在全力驱赶德国侵略军。希特勒统治之残酷早已司空见惯，处于其统治之下的各国人民在恐怖威胁之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领土遭到蹂躏。新出现的情况是，许多国家的领土正由担当解放者的大国挺进的军队来解放，而退却的德寇在绝望之中更变本加厉地施行其残酷无情的暴政。当前德寇在苏联被解放的领土及在法国和意大利的领土上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越加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根据上述情况，我三大盟国代表联合起来的三十二个国家的利益，郑重宣布以下协议并示警告：

同在德国建立的任何一个政府签定一项停战协议后，那些有上述暴行和犯有上述杀人罪行或自愿参加行凶的德国官兵和纳粹党成员均应被遣送到他们犯罪的所在国家，以便根据各该业已解放的国家及其自由政府的法律对其进行审判和制裁。名单应根据所有这些国家提供的情况尽量详细地加以注明。特别要重视苏联、波兰和捷克被占领部分、南斯拉夫和希腊以及克里特岛和其他岛屿、挪威、丹麦、芬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和意大利所提供的情况。

据此，凡参加大规模屠杀的意大利军官，或杀死法国、芬

兰、比利时和挪威的人质，或杀死克里特岛的农民的德国人，凡惨杀波兰人或苏联领土（这块领土上的敌人正被驱赶出境）上的居民的人都应当知道，他们将被遣返到他们犯罪的地点，受到遭受蹂躏的当地人民的审判。望那些双手沾染无辜人民鲜血的人要考虑到这些，不要站在罪犯一边，因为三盟国定能把逃到天涯海角的罪犯缉拿归案，交给控诉人，以便实施公正的审判。

本协议不涉及与规定地理环境并无联系的主要罪犯的问题，主要罪犯将受到各盟国政府联合决议的制裁。”

1943年协议的正文就是这样的。此后还有同样重要、同样庄严的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决议，这些决议也毫无怀疑地认为，人类是不会忘记纳粹的滔天罪行的。在这些决议的基础上，于1945年设立了国际军事法庭；在这些决议的基础上，把下一级的战争罪犯交给他们犯罪当地的法庭。在哈尔科夫和巴黎，在萨格勒布和华沙，在布拉格和列宁格勒以及数十座其他的城市，都把那些为满足第三帝国统治世界的奢望而犯下耸人听闻的罪行的人送上了法庭。

在法国城市里昂也设立了这样的法庭。法国军事法庭于1952年在这里开庭审理了当年占领该城的希特勒所属魁首们的案件。被告人（当然是缺席的）之一就是党卫军上尉克劳斯·巴比，他是德国保安总局里昂分局四处（盖世太保）的处长，后来当了分局的副局长。我暂且不提这些占领者的政治词语的含义，但是法庭对于这个人是一清二楚的，对他的整个罪行也是一清二楚的，正是根据这些罪行判处克劳斯·巴比死刑。据证实，他共杀害四千三百四十二人，逮捕一万四千三百一十一人。由里昂向德国集中营遣送七千九百五十一

人。两年以后，审理里昂另一批罪犯的这个法庭重申了对巴比的死刑判决。无论是军事法庭的第一审还是第二审都没有怀疑这种惩治的正义性，况且对1940年至1944年特别是1942至1944年这段时间内党卫军分子的罪恶尚有数十名人证。1942至1944年在里昂掌权的是克劳斯·巴比，此人绰号“里昂刽子手”或称“里昂屠夫”。

数字说明什么呢？它说明的不仅是他们在里昂犯下的罪行，而且说明了自从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德军入侵以来在整个法国实行刑讯、惨杀的那种无法无天的制度。尽管是那些为了今日反共的目的而力图掩盖昨日反共罪行的许多资产阶级的历史伪造者们，如今也是极力反对这种制度的。不仅是在联邦德国，就是在那些没有遭受纳粹分子的蹂躏和占领的西方国家，现在也出现纳粹组织和团体，他们否定德国占领期间的那种恐怖的事实。

法国面临威胁

1940年一切看来都变了样。因为当时不管是法国人还是别的什么人，都不怀疑法国面临着可怕的威胁。

关于法国的命运，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里就已经有过考虑：

“在德国和法国之间自古以来的冲突中，只要德国总是采取以防御对付法国进攻的斗争方式，这个冲突是永远不可能解决的……只有当德国人最终明白这一点，明白必须准备对法国进行积极进攻的时候，这个自古以来的争端才会有个尽头。只需要一个先决条件：德国消灭法国，一定要使我国人民从而得到发展。”

“消灭”法国的行动于1940年5月开始。根据1940年6月签订的停战协定，法国被分成两个地区——占领区和非占领区。形式上还保留一个政府，由巴黎迁往维希。可是保留这样一个政府还有什么必要呢？

希特勒在1940年10月4日会见墨索里尼时。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意大利占领科西嘉、尼斯和突尼斯，如有可能，还可占领吉布提。阿尔萨斯、洛林（外加布里耶和贝尔福周围地区）、西非海岸的诸基地以及原法国各殖民地均并入德国版图；摩洛哥和奥兰划归佛朗哥的西班牙。

希特勒立即注意到，对并入德国的法国领土，必须“按照战略、经济和地理上的考虑加以整治。至于战略和地理上的考虑，德国统帅部的意图是众所周知的。在“帝国工业集团”和德国其它工业家组织所制定的文件中已表述了经济上的设想。在这些文件中，不但计划夺占洛林、布里耶和贝尔福的冶金及采矿企业，而且实际上要实行德国和法国的“经济一体化”。1940年7月22日，德国财政部长丰克在本部的一次会议上说道：

“现在德国在欧洲拥有为建立新的经济秩序所必需的足够的政治力量。使用这种力量的政治意志已经具备了。因此欧洲各国必须服从我们的需要。”

还是这位部长在1940年6月签发的一份文件中这样写道：

“德国资本必须控制欧洲的主要企业”。

当德军一结束史无前例的“闪击战”，在约莫一个月时间内摧毁了欧洲一个最大的军事强国之后，法国就落入了占领者的魔掌之中。他们开始实施自己原定的计划。